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

好妈妈

HAO MA MA

冰 心◎著



本书选取现代著名作家、儿童文学家冰心适合儿童阅读的短篇小说，既包括冰心早期的作品，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冰心晚年的代表作。所选小说，主题不尽相同，但都凝聚着冰心对儿童的关心与热爱，贯穿了“爱与同情”的伟大情怀。作品语言优美，多采用儿童视角进行叙事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 ★

好妈妈

HAO MA MA

冰 心◎著

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妈妈 / 冰心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 5

(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511-0829-4

I. 好… II. 冰… III. 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6636号

丛 书 名: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书 名: **好妈妈**

著 者: 冰 心

策 划: 张采鑫 陈 新

责任编辑: 刘红哲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10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829-4

定 价: 1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MU LU

● 庄鸿的姊姊·····	1
● 寂寞·····	8
● 六一姊·····	21
● 别后·····	28
● 好妈妈·····	43
● 陶奇的暑期日记·····	49
● 小橘灯·····	137
● 明子和咪子·····	141



庄鸿的姊姊

ZHUANG HONG DE ZI Z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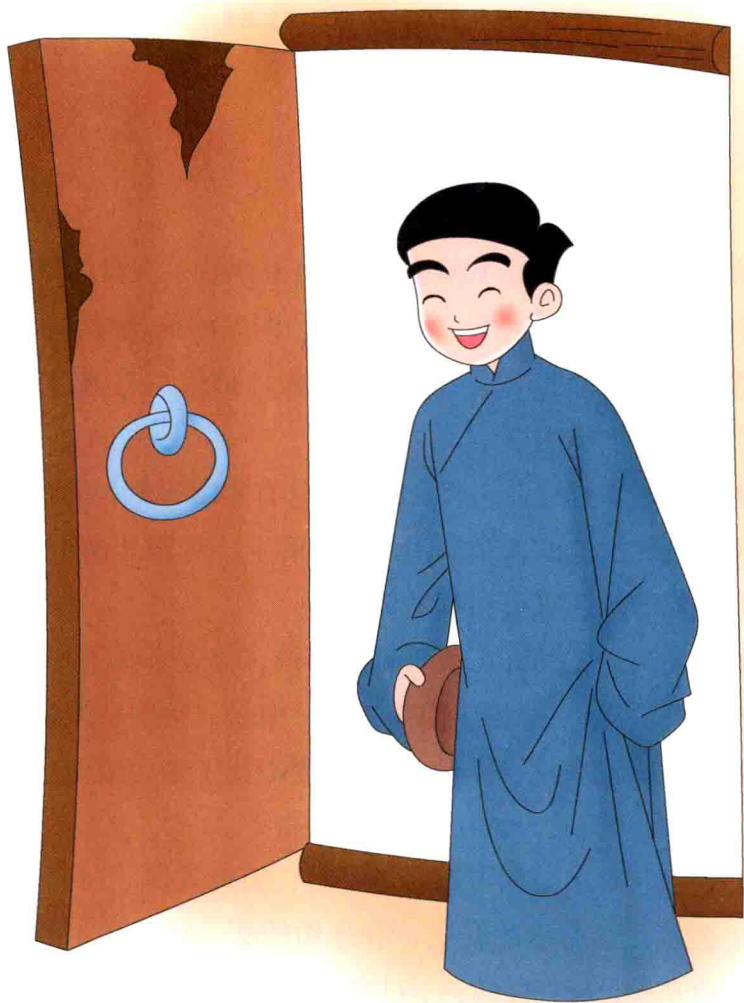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弟弟对坐在炉旁的小圆桌旁边，桌上摆着一大盘的果子和糕点。盘子中间放着一个大木瓜，香气很浓。四壁的梅花瘦影，交互横斜。炉火熊熊，灯光灿然。这屋里寂静已极。弟弟一边剥着栗子皮，一边和我谈到别后半年的事情。

他在唐山工业学校肄业，离家既远，只有年假暑假，我们才能聚首，所以我们见面加倍的喜欢亲密，今天晚上，母亲和两个小弟弟，到舅母家去，他却要在家里和我做伴。

这时弟弟笑问道：“姊姊！我听见二弟说，你近来做了几篇小说，可否让我看看？”我说：“稿子都撕去了，但是二弟曾从报纸上裁下我的小说来留着，我去找一找看。”一面便去找了来递给他。他接过来便一篇一篇地往下看，我自己又慢慢地坐下。

忽然弟弟抬起头来，四下里看了一眼，笑对我说：“我们现在又走到小说里去了，这屋里的光景，和你做的那一篇《秋雨秋风愁杀人》头一段的光景，是一样的，不过窗外没有秋风秋雨，窗内却添了

炉火，桂花也换了梅花了。”我也笑道：“窗外还有一件美景是这篇小说里所没有的。”他便走到窗下掀起窗帘看了一眼，回头笑说：“是不是庭院里的玉树琼枝？”我道：“是了。”弟弟又挨次将小说看完了，便说：“倒也有点意思。”我笑了一笑说：“这不过是我闷来借此消遣就是了，我那里配做小说。”弟弟说：“你现在有工夫为什么不做？”





我一面站起来一面笑道：“年假里也应该休息休息，而且你回来了，我们一块儿谈话游玩，何等热闹。更不愿意……”

这时候仆人进来，递给弟弟一张名片。弟弟看了便说：“恐怕客厅里炉火已经灭了，请他到这屋里坐吧。”仆人答应着出去了，弟弟回头对我说：“庄鸿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别号就叫做秋鸿，品学都很好的，我最喜欢和他谈话。但不知道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今天夜里来找我。”正说着庄君已经跟着仆人进来。灯光之下，看见他穿着灰色布长袍，手里拿着一顶绒帽子。年纪也和弟弟相仿，只有十四五岁光景，态度很是活泼可爱。他和弟弟拉过手，回头看见我，也笑着鞠了一躬。我便让他坐下，又将桌上的报纸收起来，自己走到梅花盆后对着炉火坐着。

弟弟一面端过茶杯，又将果碟推到他面前，一面笑道：“秋鸿！你今天夜里来找我作什么？”秋鸿说：“我在家里闷极了，所以要来和你谈谈。”弟弟说：“在学校里你又盼着回家，回到家你又嫌闷，你看我……”秋鸿接着说：“我哪里比得上你，你又有姊姊，又有弟弟，成天里谈话游玩，自然不觉得寂静，我在家里没有人和我玩，自然是闷的。”弟弟道：“你不是也有一个姊姊么。为什么说没有伴侣？”秋鸿便不言语，过了一会，用很低的声音说：“我姊姊么？我姊姊已经在今年九月里去世了。”这时我抬起头来，只见秋鸿的眼里，射出莹莹的泪光，弟弟没了主意，便说：“为什么我没有听见你提过？”秋鸿说：“连我都是昨天到家才知道的，我家里的人怕我要难过，信里也不敢提到这事。昨天我到家一进门来，见过了祖母和叔叔，就找姊姊。他们才吞吞吐吐的告诉我说姊姊死了，我听见了，一阵急痛，如同下到昏黑的地狱一般，悲惨之中，却盼望是个梦境，可怜啊！我姊姊真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便咽住了，只低着头弄那个茶杯，前襟已经



湿了一大片。急得弟弟直推他说：“秋鸿！你不要哭了。”底下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只一面拉着他，一面回头看着我。我只得站起来说：“秋鸿！你又何必难过，‘人生如影世事如梦’，以哲学的眼光看去，早死晚死，都是一样的。”秋鸿哽咽着应了一声，便道：“我姊姊是因着抑郁失意而死的，否则我也不至于这样的难过。自从我四岁的时候，我的父母便都亡过了，只撇下姊姊和我，跟着祖母和叔叔过活。姊姊只比我大两岁，从前也在一个高等小学念书。她们学校里的教员，没有一个不夸她的。都说：‘像她这样的材质，这样的志气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’我姊姊也自负不凡，私下里对我说：‘我们两个人将来必要做点事业，替社会谋幸福，替祖国争光荣，你不要看我是个女子。我想我将来的成就，未必在你之下。’因此每天我们放学回来，多半在一块儿研究学问谈论时事。我觉得她不但是我的爱姊，并且是我的畏友。我的学问和志气，可以说都是我姊姊帮助我立好了根基。咳！从前的快乐光阴，现在追想起来。恨不得使她‘年光倒流’了。”

这时候他略顿一顿。弟弟说：“秋鸿！你喝一口茶再说。”他端起茶杯来却又放下，接着说：“我叔叔是一个小学校的教员，薪水仅供家用。不想自中交票跌落以来，教员的薪水又月月的拖欠，经济上受了大大的损失，便觉得支持不住，家里用的一个仆妇，也辞退了，我的祖母年纪又老，家务没有人帮她料理，便叫我姊姊不必念书去了，一来帮着做点事情，二来也节省下这份学费。我姊姊素来是极肯听话的，并没有说什么，我心里觉得不妥，便对叔叔说：‘像我姊姊这样的材质，抛弃了学业，是十分可惜的，若是要节省学费的话，我也可以不去……’叔叔叹一口气方要说话，祖母便接着说：‘你姊姊一个姑娘家，要那么大的学问做什么，又不像你们男孩子，将来可以做官，自然必须念书的。并且家里又实在没有余款，你愿意叫她念书，你去变出钱



来。’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当下也无言可答，再看我叔叔都没有说什么，我也不必多说了。自那时起，我姊姊便不上学去了，只在家里帮做家务，烧茶弄饭，十分忙碌，将文墨的事情，都撇在一边了，我看她的神情，很带着失望的，但是她从来没有说出。每天我放学回来，她总是笑脸相迎，嘘寒问暖。晚上我在灯下温课，她也坐在一旁做着活计伴着我，起先她还能指教我一二，以后我的程度又深了些，她便不能



帮助我了，只在旁边相伴，看着我用功，似乎很觉得有兴味，也有羡慕的样子。有时我和她谈到祖母所说的话，我说：‘为何女子便可以念书，便不应当要大学问？’姊姊只微笑说：‘不必说祖母了，这也是景况所逼。你只盼中交票能以恢复原状，教育费能不拖欠，经济上从容一点，我便可以仍旧上学了。’我姊姊的身子本来生的单弱，加以终日劳碌，未免乏累一点；又因她失了希望，精神上又抑郁一点，我觉得她似乎渐渐的瘦了下去，有时我不忍使她久坐，便劝她早去歇息，不必和我做伴了，她说：‘不要紧的，我自己不能享受这学问的乐处，看着别人念书，精神上也觉得愉快的。’又说：‘我虽然不能得学问，将来也不能有什么希望，却盼望你能努力前途，克偿素志，也就……’我姊姊说到这里，眼眶里似乎有了泪痕。

“去年我毕业了高等小学，我姊姊便劝我去投考唐山工业专门学校。考取了之后，姊姊十分的喜欢，便对我说：‘从今以后，你更应当努力了！’但是唐山学校学费很贵，我想不如我不去了，只在北京的中学肄业，省下一半的学费，叫我姊姊也去求学，岂不是好。便将这意思对家里的人说了，祖母说：‘自然是你要紧，并且你姊姊也荒废了好几年了，也念不出什么书来。’姊姊也说：‘我近来的脑力体力大不如从前了，恐怕不能再用功，你只管去吧，不必惦念着我了。’我听了这话，只觉得感激和伤心都到了极处，便含着泪答应了。我想我姊姊牺牲了自己的前途来栽培我，现在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毕，我的……我姊姊却看不见了。”我听到这里，心中觉得一阵悲酸，炉火也似乎失了热气，只寂寂地看着弟弟，弟弟却也寂寂地看着我。

秋鸿又说：“去年年假和今年暑假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总是姊姊先迎出来，那种喜欢温蔼的样子，以及她和我所说的‘弟弟！我所最喜欢的就是你每次回来，不但身量高了，而且学问也高了，志气也高



了。’这些事，我总不能忘记，她每次给我写信，也都是一篇恳挚慰勉的话，每逢我有什么失意或是精神颓丧的时候，一想起姊姊的话，便觉得如同清晓的霜钟一般，使我警醒，又如同炉火一般，增加我的热气，但是从今年九月起，便没有得着姊姊的信，我写信问了好几次，我叔叔总说她的事情太忙，或是说她病着，我虽然有一点怪讶，也不想到是有什么意外的事。所以昨天我在火车上，心中非常的快乐，满想着回家又见了我姊姊了，谁知道……今夜我一个人坐在灯下，越想越难过，平日这灯下，便是我们的天堂，今日却成了地狱了，没有一个地方一件事情，不是使我触目伤心的。待要痛哭一场，稍泄我心中的悲痛，但恐怕又增加祖母和叔叔的难受，只得走出来疏散。走到街上，路灯明灭，天冷人静，我似乎无家可归了，忽然想起你来，所以就来找你谈话，却打搅了你们兄弟怡怡的乐境，只请你原谅吧。”这时秋鸿也说不出话来，弟弟连忙说：“得了！你歇一歇吧。”秋鸿还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？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？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？”

忽然听得外面敲门的声音，弟弟对我说：“一定是妈妈回来了。”秋鸿连忙站起来对弟弟说：“我走了。”弟弟说：“你快擦干了眼泪吧。”他一面擦了擦眼睛，一面和我鞠躬说“再见”，便拉着弟弟的手跑了出去。我仍旧坐下，拿着铁钩拨着炉灰，心里想着秋鸿最后所说的三个问题，不禁起了无限的感慨。母亲和几个弟弟一同走了进来，我也没有看见。只听得二弟问道：“哥哥！姊姊一个人坐在那里作什么？”弟弟笑说：“姊姊又在那里想做小说了。”

八年十二月二七日

（原载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、七日《晨报》）



寂 寞

JI MO

小小在课室里考着国文。他心里有事，匆匆地缀完了几个句子，便去交卷。刚递了上去，先生抬头看着他，说：“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错字没有，还没有放学呢，忙什么的！”他只得回到位上来，眼光注在卷上，却呆呆地出神。

好容易放学了，赵妈来接他。他一见就问：“婶婶和妹妹来了么？”赵妈笑说：“来了，快些家去吧，你那妹妹好极了。”他听见便自己向前跑了，赵妈在后面连连地唤他，他只当没听见。

到家便跑上台阶去，听母亲在屋里唤说：“小小快来，见一见婶婶吧。”他掀开竹帘子进去，母亲和一个年轻的妇人一同坐着。他连忙上去鞠了躬，婶婶将他揽在怀里，没有说什么，眼泪却落了下来。母亲便说：“让婶婶歇一歇，你先出去和妹妹玩，她在后院看鱼呢。”小小便又出来，绕过廊子，看见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，一头的黑发散垂着，结着一条很宽的淡青缎带；和赵妈站在鱼缸边，说着话儿。



赵妈推她说：“哥哥来了。”她回头一看，只拉着赵妈的手笑着。赵妈说：“小小哥！你们一起玩吧，我还有事呢。”小小便过去，赵妈自己走了。

小小说：“妹妹看我这几条鱼好不好？都是后面溪里钓来的。”妹妹只看着他笑着。小小见她答，也便伏在缸边，各自看鱼，再不说话。

饭桌上母亲、婶婶，和他兄妹两个人，很亲热地说着话儿，妹妹和他也渐渐地熟了。饭后母亲和婶婶在廊外乘凉，小小和妹妹却在屋里玩；小小搬出许多玩具来，灯下两个人玩着。小小的话最多，说说这个，说说那个；妹妹只笑着看着他。

母亲隔窗唤道：“你们早些睡吧，明天……”小小连忙应道：“不要紧的，我考完了书了，明天便放假不上学去了。”妹妹却有了倦意，自己下了椅子，要睡觉去；小小只得也回到屋里，——床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钓鱼去。

绝早他就起来，赵妈不让他去搅妹妹，他只得在院子里自己玩。一会儿才听得婶婶和母亲在屋里说话，又听得妹妹也起来了，便推门进去。妹妹正站在窗前，婶婶替她梳着头。看见小小进来，婶婶说：“小小真是个好学生，起的这样早！”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。

早饭后两人便要出去。母亲嘱咐小小说：“好生照应着妹妹，溪水深了，掉下去不是玩的，也小心不要溅湿了衣裳！”小小忙答应着，便和妹妹去了。

开了后门，一道清溪，横在面前；夹溪两行的垂柳，倒影在水里，非常的青翠，两个人先走着，捡着石子，最后便在水边拣一块大石头坐下，谈着话儿。

妹妹说：“我们那里没有溪水，开了门只是大街道，许多的车马，

走来走去的。晚上满街的电灯，比这里热闹多了，只不如这里凉快。”小小说：“我最喜欢热闹；但我在这里好钓鱼，也有螃蟹。秋天看农夫们割麦子。都用大车拉着。夏天的晚上，母亲和我更常常坐在这里树下，听水流和蝉叫。”一面说着，小小便站起来，跳到水中一块大溪石上去。

那石块微微地动摇。妹妹说：“小心！要掉下去了。”小小笑道：“我不怕，我掉下好几次了，你看我腿上的疤痕。”说着便褪下袜子，指着小腿给妹妹看。妹妹摇头笑说：“我怕，我最怕晃摇的东西。在





学校里我打秋千都不敢打得太高。”小小说：“那自然，你是个女孩子。”妹妹道：“那也未必！我的同学都打得很高，她们都不怕。”小小笑道：“所以你更是一个怯弱的女孩子了。”妹妹笑了一笑，无话可说。

小小四下里望着，忽然问道：“昨天婶婶为什么落泪？”妹妹说：“萱哥死了你不知道么？若不是为母亲尽着难受，我们还不到这里来呢。”小小说：“我母亲写信给叔叔，说要接婶婶和你来玩，我听见了——到底萱哥是为什么死的？”妹妹用柳枝轻轻地打着溪水，说：“也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头几天放学回来，还好好好的，我们一块儿玩着。后来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，到医院里，不几天就死了。那天母亲从医院里回来，眼睛都红肿了，我才知道的。父亲去把他葬了，回来便把他的东西，都锁了起来，不叫母亲看见——有一天我因为找一本教科书，又翻出来了，母亲哭了，我也哭了半天……”妹妹说到这里，眼圈儿便红了。小小两手放在裤袋里，凝视着她，过了半天，说：“不要紧的，我也是你的哥哥。”妹妹微笑说：“但你不是我母亲生的，不是我的亲哥哥。”小小无可说，又道：“横竖都是一样，你不要难过了。你看那边水上飞着好些蜻蜓，一会儿要下雨了，我捉几个给你玩。”

下午果然下雨，他们只在餐室里，找了好几条长线，两头都系上蜻蜓；放了手，蜻蜓便满屋里飞着，却因彼此牵来扯去的，只飞得不高。妹妹站在椅上，喜得拍手笑了。忽然有个蜻蜓，飞到妹妹脸上，那头的的一个便垂挂在袖子旁边，不住地鼓着翅儿。妹妹吓得只管喊叫，小小却只看着，不住地笑。妹妹急了，自己跳下椅子来。小小连忙上去，替她捉了下来；看妹妹似乎生气，便一面哄着她，一面开了门，扯断了线，把蜻蜓都放了。



一连下了几天的雨，不能出去，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，看雨又说故事，小小将听过的故事都说完了，自己只得编了一段，想好了，便说：“有一个老太太，有两个儿子，小的名叫猪八戒，大的名叫土行孙……”妹妹笑道：“不对了，猪八戒没有母亲，他的哥哥不叫什么土行孙，是孙行者；你当我没有听过《西游记》呢！”小小也笑道：“我说的这是另一个猪八戒，不是《西游记》上的猪八戒。”妹妹摇头笑道：“不用圆谎了，我知道你是胡编的。”小小无聊，便道：“那么你说一个我听。”妹妹也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从前……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有一个女儿，叫雪花公主，长得非常好看……”小小道：“以后有人来害她是不是？”妹妹看着他道：“是的，你听说过，我就不说了。”小小忙道：“没有听过，我猜着是那样，往下说吧！”妹妹又说：“以后国王的王后死了，又娶了一个王后，名叫……那名字我忘记了……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，就生气了，将她送到空山里去，叫一个老太太拿有毒的苹果哄她吃……”小小连忙问：“以后有人来救她没有？”妹妹笑道：“你别忙，——后来也不知道怎样雪花公主也没有死。那国王知道新王后不好，便撵她出去。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来，大家很快乐的过日子。”妹妹停住了，小小还问：“往后呢？”妹妹说：“往后就是这样了，没有了。”

小小站了起来，伸一伸腰，说：“我听故事，最怕听到快乐的时候，一快乐就完了。每次赵妈说故事，一说到做财主了，或是做官了，就是快完了，真没意思！”妹妹说：“故事总是有的完的时候，没有不完的——反不如那结局不好的故事，能使我在心里想好几天……”小小忽然想起一段，便说：“我有一个说不完的故事——有一个国王……”他张开两臂比着，“盖了一间比天还大的仓房；攒了比天还多的米在里面。有一天有一阵麻雀经过，那麻雀多极了，成群结队的



飞着，连太阳都遮住了。它们看见那些米粒，便寻出了一个小孔穴，一只一只的飞进去……”妹妹连忙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！第一个麻雀进去，衔出一个米粒来；第二个麻雀又进去，又衔出一个米粒来；这样一只一只尽着说，是不是？我听见萱哥说过了。”小小道：“是的，编这故事的人真巧，果是一段说不完的。”妹妹说：“我就不信！我想比天还多的米，也不过有几万万粒，若黑夜白日不住地说，说几年也就完了。”小小正要答应，屋里母亲唤着，便止住了，一同进去。

夜里的雨更大了，还时时地听见轻雷。小小非常的懊丧：后门的小溪，是好几天没有去了，故事说尽了，家里没有什么好玩的。想来想去，渐渐入梦——梦见带着妹妹，走进很深的树林子里，林中有一个大湖。湖边迎向走来一个白衣的女子，似乎是雪花公主，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笼子，里面有许多麻雀。正要上前，眼前一亮，便不见了。

开了眼，阳光满室，天晴了！他还不信，起来一看，天青得很，枝上的小鸟不住地叫着；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，风吹得粼粼的。他心里喜欢，连忙穿起衣裳，匆匆地走出去——梦也忘了。

妹妹自己坐在廊上，揉着眼睛发怔，看见他便笑说：“哥哥，天晴了！”小小拍手笑道：“可不是！你看院子里这些雨水，——我敢下去。”妹妹笑着看他。他便脱鞋和袜子，轻轻地走入水里，一面笑道：“凉快极了，只是底下有青苔，滑得很。”他渐渐地跑起来，只听见脚下水响。妹妹走到廊边道：“真好玩，我也下去。”小小俯着身子，撩起裤脚，说：“你敢你就下来，我们在水里跳圈儿。”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，刚脱下一只袜子，母亲从屋里出来看见，便道：“可了不得！小小，快上来吧，你只管带着妹妹淘气！”妹妹连忙又将袜子穿上。小小却笑着从廊上拿了鞋袜，赤着脚跑到浴室里去。

饭后母亲说大家出去散散心，婶婶只懒懒的，禁不住妹妹和小小